

本書電影攝製權，已由中央電影場取得，作者保留改編舞台劇或廣播及其他權益。



三聯書店
Joint Publishing (H.K.)

—

這裏是憔悴的秋天，落葉遍林。

微風在各處款款私語，調子是夢般虛無。黃昏太短，太短的黃昏是傷感的。

然後遲暮。

然後遲暮慢慢地啓開了夜晚的門扉，但夜晚却投來了一份惆悵太濃。我背着手，吹着口哨走進墓園，回頭處，彷彿她已在我面前含笑盈盈。我

待握她底纖手深致殷懃，但她又不見了。僅四週濃霧滄渤，小羣歸鳥正在樹梢合唱夜曲。

我坐在她的墓邊。我坐在墓邊的青石上。浸沉在一個如夢的冥想中，羞一點把我自己都遺忘了。我有厭世老妓的心旌，情感已發霉。久久地守望着夜之放步，又咀嚼着秋色的苦味，極感寂寥，深盼山谷的恬靜會贈我以熱鬧。

我已經走了不少路，有點累，想睡，但閉目忽聞輕輕的足音，踽踽自我身前蹀過。

琴聲有誰在遙遠處呼喚我的名字：

『我等你很久了。』

舉目四矚，沒有人。祇有瀟灑的夜霧仍扮着毫無表情的臉相。

又是一聲遙遠的呼喚：

『你來了，怎麼沒有看見我？』

三聯書店
Joint Publishing (H.K.)



我的背脊遽爾感到寒冷，似乎有冥冥的手指在輕撻我的肩胛。

我本能地嚷道：『你在那裏？』

然而沒有回答。

這是一個奇異的境界，像一句詩；然而過分的恐怖。我茫然不知所措，有三分畏怯和七分哀愁。空虛又佔領了墓園，痛苦的記憶在我心上作寥落的散步。我寂寞，一若古老的老琴，久久失去了知己的琴手。大地已入夢，一切被籠罩在董色的霧中。夜漸深。

微風過處，霧便開始捉迷藏。枯禿的老樹打了寒噤，如同一個老人在咀咒寒冷的來得太早。林間是闐杳無人。兩頭山雀在墓頂啾啾對話，乍聽起來，好比兩個久別重逢的老友在作謙虛的寒暄。

很靜。

然而靜得可怕。

一個守夜人，提着一盞風雨燈蹣跚地走過，用詭異的口吻問我：『還不同去？』我說：『就走了。』於是馱了一身的疲倦，跟着守夜人的燈光，向林外走去。

『她是誰？』守夜人問。

『一位年青而美麗的姑娘。』

『你的戀人？』

『是的，但又不是。』

『這是什麼意思？』

『因為當我認識她的時候，她已死了。』

『難道她活着的時候，你還不認識她？』

『可以這樣說。』

『那末，你們的戀愛是在她死後才開始的？』



三聯書店
Joint Publishing (H.K.)

「也可以這樣說。」

「怪事，」守夜人用左手捋着鬍鬚：「我實在不懂。」

說着，說着，很快的我們就走出了林子。臨別時，守夜人還用風雨燈向我仔細打量了一番，然後聳聳肩，表示無可奈何地隱入霧中去了。

回到寓所，我翻覆不能入寐，但仍強自闔眼，等待舊日的夢來收拾今夜的煩惱。我追憶着。



三聯書店
Joint Publishing (H.K.)

二

不久以前，我從國外歸來，帶來了九十九幅油畫和一身風塵。我計劃舉行一個習作展覽會，以答覆友輩們的慫恿。這個展覽會本來是可以開成功的，所以遲遲未能成爲事實者，乃是我有一個庸俗的慾望需要滿足：我要再作一幅，湊成一個整數。可是經過兩個月的時間，我還沒有把它完成。也許是因爲我的生活太繁冗的緣故；也許是因爲缺少所謂「烟士披里純」；也許是有了「烟士披里純」而碰巧沒有空閒；也許是因爲我的手生疏了；也許是因爲我太懶。我